

紫藤園夜話

千里青隨筆集



西北大学出版社

序

张岂之

我很喜欢千里青陆续在《西北大学校刊》上发表的《紫藤园夜话》的一系列随笔。这些文章中饱含着作者对于高等教育，以及对于曾经为西北大学作出过贡献的人们的热爱；将事实与情感，将现实与理想，将赞美与惋惜，将回忆与瞻望，将信心与希望融汇在一起，读起来使人爱不忍释。

《夜话》的作者在西北大学读书、教书、担任领导工作已经四十个春秋，他今年恰好是“耳顺”之年，他对于西北大学的深情那是不言而喻的。唯其有这样的爱，所以他笔下的事实与人物都被灌注了深情，这样，写出的文字就不是干巴巴的校史叙述，而成为扣人心弦的乐曲。我从这些随笔中听到了作者的心声，由此引为知己；这也许是“以文会友”的一种新解吧。

我读这些随笔感到特别亲切，可能与我在西北大学工作已经四十五年有关，对学校在近半个世纪沧桑变化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令人惋惜的教训有着亲身的体验。因而千里青的随笔集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读它。它既是学校近几十年曲折发展的形象史，又是西大教职工辛勤耕耘的艺术纪实，而且是作者对于教育工作沉思的结晶。像这样的作品，我想，西大校友肯定会喜欢，并将引起

2 紫藤园夜话

教育界和文化界朋友们的兴趣。

读了千里青的随笔集，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西北大学紫藤园在未来的岁月更加青翠，更加美好。

1997年6月27日

序

张 华

—

千里青的《紫藤园夜话》陆续刊出时，不仅引起了西大校园内师生的瞩目，而且在星布全国甚至海外的校友中，也引起了广泛而浓厚的兴趣。紫藤园是西大在 80 年代新修的一个美丽景点，《紫藤园夜话》也就是西大史话，记录了坐落在古城的西北大学几十年来的光荣而艰苦的发展历程。自然，这并不是学校的正史，而只是一鳞一爪，一人一事，但这一幅幅画面和一个个镜头，使我们浮想联翩，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受到时代的前进步伐；同时，也分享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喜怒哀乐，赞叹着学校的兴废盛衰。西北大学的前辈们欣喜地看到母校的壮大成长，被叙写的当事者兴奋地回忆起那峥嵘美好或者荒诞的岁月，年轻的后来者饶有兴趣地读着学校的漫长历史和解颐的逸闻轶事。一部《夜话》把好几代西大人的心联结在一起了。

西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也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大学。它始建于 1912 年，不久即停办。20 年代初重建了一次，也只勉强维持了 3 年。但 1924 年暑期，邀请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京、津、宁著名学者来陕讲学一事，使学校声名大震。1937 年抗日军兴，日寇侵犯华北，北平的平大、北师大和天津的北洋工学院相继迁陕，联合成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旋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迁至

4 紫藤园夜话

陕西省城固县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1946年抗日胜利又迁回西安，以迄今日。

关于西北大学的历史，1987年有李永森、张立民执笔的《西北大学校史稿》出版，以后又有《西北大学英才谱》、《西北大学学人谱》、《西北大学教授专家名录》等出版，这些都为积累史料，展示西大历史风貌作出了贡献。尤其是《校史稿》，用力甚勤，搜集材料堪称丰富，也作出了分析和总结，是一本打基础填空白的著作。但它只写到1949年，对一些校史人物的评价还有可商之处，如：傅铜确系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学生，而且在20年代邀请罗素来华讲学过程中也起了一点穿针引线的作用，他能邀请鲁迅，也说明并不顽固，对于这样一个基本是学者的人物，似乎不必一笔抹煞。即使对刘镇华，虽然他劣迹多端，但就他办西北大学一事来说，办总比不办好。《校史稿》以及其他著作，在写到人物时，限于体例，多侧重学习成绩、工作成绩及出版著作等，缺乏立体感，难以感受到人物的个性和风范。

因此，我们盼望有更多的类似《夜话》的文章和著作出现。如果几代西大人都能就自己感受最深的人和事写出情真意切的回忆文章，将会大大有助于校史建设。

二

我国有重视教育尊敬教师的优良传统，学校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历来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高等学校更是一国的观瞻所系，标志着学术文化水平，同时又以百年树人的光荣职责而促进着国家的千秋大业。因此，一个学校的变化和发展，既受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制约，又往往是社会发展的缩影。

我们且把视野限制在1949年以后。1949年以后的前30年，我们国家由正确路线逐渐发展到左倾思想路线的严重干扰再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因而一方面我们国家经济文化迅猛发

展，国防力量大大增强，国家空前统一，人民万众一心，国家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上声誉日隆；另一方面经济曾遭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提高缓慢，思想文化领域左倾肆虐日甚，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转到了正确路线上来，十几年来各个方面都有飞速的发展和可观的成就，但在社会转轨的动荡中，各类矛盾猬集，稍微处置不当，也会带来很大的弊病和后患。这些在西北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有清楚的反映。

西北大学在解放后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教师和学生成几倍的增加，校内建筑不断旧貌换新颜，教学设备不断更新充实，图书资料不断增加；校园内热气腾腾，学生们勤奋学习，要为新社会的建设贡献自己，青老年知识分子向心力极强，要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建功立业。《英才谱》和《学人谱》的众多材料雄辩证明了这一点。就拿《夜话》中谈到的陈直来说，他原是一个银行普通职员，虽然热爱历史和考古，但以前是决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坛的，但新的时代给他提供了良机，他不仅自己著书立说，成就了学问，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如林剑鸣、黄留珠、周天游、余华青等杰出的后继者。

然而好景不长。思想改造、反胡风、肃反、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扩大和过火的斗争，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无所适从，自然积极性也无从发挥，文科尤其如此。《夜话》中的“捷径事件”，现在看来荒谬已极，但当时却是由党的高层领导决定的。对于属于老革命的知识分子李熙波尚且毫不留情，则一般知识分子的命运可想而知。到了文化大革命，如《夜话》中的《惜乎年轻的生命》所记，对在校的大学生也不放过，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到了70年代初期，出现了西北大学偌大校园里没有一个学生的现象，教职员大部分也到农场或农村劳动，学校为一群丝毫不懂教育的军宣队工宣队所左右，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最近十几年，总的说来西北大学是处于持续上升的势头，《夜

话》中用很多篇什多方面地描述了这些年来兴旺发达的景象，人们一目了然，此处不多赘述。但80年代末以来，由于社会转轨的深入，也在教育领域中暴露出不少矛盾。《夜话》中说学生不擦黑板，一方面表现了学生的思想素质问题，一方面表现了他们浓重的厌学情绪。这些都是很深层次的矛盾。50年代反右以后知识分子贬了值，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降了一级，是58.5元，现今物价涨幅最低估计当为50年代10倍，那么现在大学毕业生工资应为585元，但现在却不足300元，还不如一个没有技术没有文化的打工者。那么学生的厌学，青年教师的流失，根子确是很深，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的。

三

《紫藤园夜话》在形式上也颇具特色。它写着西大的历史，但不是抽象的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不是引用枯燥的数字和材料来验证，不是让人厌烦的高头讲章；它只是叙说着一个个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气质、风度、个性和命运的故事，用它来打动读者，令人深思，让人喟叹，让人快慰。将这一个个故事联结起来，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西大的历史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有掌故、杂录、外史、丛话、笔记这种文体。它自然不是正史，但由于它简短、自由、灵活、多样，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繁富的社会面貌，因此它可能补足正史，并且还有呆板的正史不可企及之处。《夜话》显然是借鉴了这种传统的文体而加以革新，用这种短小精悍、舒卷自如的体裁来撰写学府春秋，人们觉得耳目一新，趣味盎然。

作者在西北大学连学习带工作已达40年，近10年来又处在鸟瞰全局的位置，这自然是撰写本书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外我还觉得他记忆力强，观察敏锐，见解独到，而且不乏幽默风趣，这都是本书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举一个例：40年前西大演话剧

《阿Q正传》，哪个角色是由哪系哪个同学演的，作者都能一一准确无误说出，如数家珍，令人佩服！

我比作者早一年来到西北大学，共同在这所学校生活了40年有余。因此作者的每一篇文字，都引起我极大的兴味，并使我回忆起更多的往事，既有振奋，也有感慨。我们都把一生奉献给了西北大学，这里有欢乐，有欣慰，有辛酸，有苦楚，也有悲愤。我们都希望西北大学好，希望中国好。正因为如此，我很高兴地写这么一篇文章，虽然我自知文笔拙劣、思想迟滞，而且我也不是写序的一个适当的人选。

1996年8月19日

目 录

张岂之序.....	(1)
张华序.....	(3)

· 人 物 篇 ·

毛泽东和他的老师黎锦熙.....	(3)
黎锦熙写校歌.....	(5)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7)
毛泽东诗赠罗章龙	(11)
“老太婆”传奇.....	(15)
奖章不了情	(19)
听侯外庐讲大课	(22)
刘端棻与霍力攻	(25)
郭琦校长的风范	(29)
山高水长君子风	(32)
张宣和他的两个学生	(36)
李熙波与“捷径事件”	(40)
田汉在西大	(48)
阎愈新二访茅公	(50)
邵逸夫先生两次来西大纪略	(54)
宋汉良情系母校	(57)
安启元和他的同学们	(59)

2 紫藤园夜话

西大有个傅庚生	(62)
述而不作刘持生	(67)
单演义的鲁迅研究情结	(71)
刘不同走出“阴阳界”	(75)
名家一瞥	(81)
永远年轻的徐中玉	(92)
黄晖与《论衡校释》	(95)
墙里开花墙外红	(100)
摹庐五弟子	(104)
长跑无尽头	(108)
戏说“三子”	(110)
戈壁舟与“将进酒”	(113)
杨教授的粉墨生涯	(118)
师兄何西来	(121)
新村两弥勒	(126)
好人一生平安	(130)
我与靳老总	(132)
梁文亮和他的水彩画	(136)
他在拥抱明天中逝去	(139)
老游印象	(142)
校园“拗相公”	(144)
坐冷板凳 做大学问	(148)
芷萍学画	(152)
小青开店	(155)
贾平凹在西大	(158)
西大出身的散文家	(161)
书道高手谢德萍	(169)
久违了，王木棧	(172)

靖边来了个李三原·····	(174)
肖华的自强之路·····	(177)
难忘郭峰·····	(180)
咱们的火头军·····	(183)
金铮——悲喜剧角色·····	(186)
陈辉：去也匆匆·····	(190)

· 纪 事 篇 ·

《放下你的鞭子》与“二刘事件”·····	(197)
忆话剧《阿Q正传》的演出·····	(200)
金丝猴漫游校园·····	(202)
“触电”记·····	(205)
遥远的金盆湾·····	(209)
“文革”短镜头·····	(214)
背靠背，脸对脸·····	(223)
沙苑之夜·····	(225)
想起了“黄飞虎”·····	(229)
“四五”在延安·····	(232)
1976年中秋日记·····	(235)
广场今昔·····	(238)
梦回“炭市街”·····	(241)
发生在“半边楼”的故事·····	(244)
历史的足印·····	(248)
孔子像前漫思·····	(251)
润物细无声·····	(255)
看教授怎样过年·····	(257)
省里开大会 满座西大人·····	(259)

4 紫藤园夜话

不绝如缕秦之声·····	(261)
群星灿烂的时刻·····	(263)
新村的寡居者·····	(266)
追寻消逝的青春·····	(269)
新村,市声依旧·····	(272)
花儿朵朵·····	(275)
马路喋血记·····	(278)
校园命案纪实·····	(282)
访美掠影·····	(285)
日本见闻·····	(293)
坐车的感觉·····	(302)
第一次出差·····	(304)
语言障碍·····	(307)
善哉白衣人·····	(309)
戏缘·····	(312)
戏怨·····	(315)
戏魂·····	(318)
初登讲台·····	(322)
我做班主任·····	(325)
告别讲台·····	(328)
绵绵师生情·····	(331)

· 言 论 篇 ·

二月的哀思·····	(337)
在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时所想到的·····	(341)
从一副对联说起·····	(343)
像钱钟书那样钟爱读书·····	(345)

“追星族”引起的话题	(348)
是非之心不可无	(350)
且说“父子同学”现象	(352)
团拜会上的家常话	(354)
短论三则	(357)
校园细事问答录	(361)
西大的未来不是梦	(364)
党代会感言	(367)
西大人的精神魅力	(370)
送陈校长市府赴任有感	(375)
校园诗话	(378)
讲点“关系学”	(382)
校园何事起纷争	(387)
校徽亮晶晶	(394)
对新生说	(398)
看我学子多风雅	(403)
惜乎，年轻的生命	(407)
谁来擦黑板？	(410)
我看《半边楼》	(413)
《半边楼》与西大	(416)
校园文化与人才成长	(418)
孝顺未必是亲儿	(421)
也说戴厚英	(424)
武复兴《乡情秦韵》序	(428)
赵发元《曲江雨》序	(430)
李焕卿《心理障碍的消除与预防》序	(435)
李浩《姓名与中国古代文化》序	(439)
笔名千里青	(441)

6 紫藤园夜话

闲话“作家”	(444)
“随笔”随谈	(447)
校园故事多	(453)

• 附 录 •

学府春秋新篇章	赵弘毅 (459)
读《紫藤园夜话》	中必华 (466)
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	水中月 (468)
千里草青青	诺 思 (470)
少年临江仙	月 人 (473)



人 物 篇

毛泽东和他的老师黎锦熙

翻阅校史，发现国内许多著名学者曾在西大任教，黎锦熙（劭西）便是其中一位。城固时期，他是中国文学系教授，并一度担任系主任。

此公大有来头，是毛泽东的老师。他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教历史课时，毛泽东是他班上的学生，毛仅小他三岁，二人关系亦师亦友，交往时间很长。他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并一直冒着危险保存着毛泽东给他的一些信件，直到解放后才献给中央档案馆。

1939年，毛泽东得知多年失去联系的黎锦熙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任教时，便从延安寄赠了一本《论持久战》给他。1942年，西大文学院院长马师儒（后来当过西大校长）回陕北米脂原籍奔丧，顺便参观了延安的工厂、学校、机关，并应邀在抗大发表演说，谒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宴请马师儒时，介绍了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革命经历，同时也询问了西大和陕南教育的情况，并深情地说：“返陕南后，请代我问候我的老师黎劭西先生。”

1949年6月，北京解放不久，毛泽东从北师大校长汤藻贞处打听到黎锦熙的下落，便驱车到北师大宿舍探望黎锦熙。黎锦熙闻讯已先从家中赶去迎候。毛泽东一见面就叫“黎老师”，黎锦熙